



曾棗莊 主編

宋代序跋全編

(二)

齊魯書社



宋代序跋全編

(二)

曾棗莊 主編

齊魯書社

卷二〇

書(篇)序 二〇

《甫里陸先生文集》序

樊 開

唐賢陸龜蒙字魯望，三吳人也。幼而聰悟，通六籍，尤長於《春秋》。嘗體江、謝賦事，名振江右，與顏蕘、皮日休、羅隱、吳融友。性高潔，家貧親老，屈與張博爲湖、蘇二郡佐。嘗至饒州，三月無所詣，刺史率官屬就見之，龜蒙不樂，拂衣去，居松江甫里，多所論撰，著《吳興實錄》四十卷、《松陵集》十卷，《笠澤叢書》八十餘篇。自謂江湖散人，或號天隨子、甫里先生。唐末以左拾遺授之，詔下日疾終，贈右補闕。

本朝宋景文公重修《唐書》，仍列於《隱逸傳》。今蜀中惟《松陵集》盛行，《笠澤叢書》未有。是書家藏久矣，愚謂貯之篋笥，以私一人之觀覽，不若鏤版而傳諸好事，度斯文之不墜，而魯望之名復振，亦儒者之用心也。

時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，邗人樊開題。四庫全書珍本初編本《吳郡文粹續集》卷五五。

《鳧鷖亭詩》序

姚 雲

豐縣公宇之背，子城之東隅，有亭其上，曰“四望”，舊矣。治平三年，錢塘關公彥長以進士來宰是邑，視事之暇而登覽焉。病其榱桷欄楯之朽敗，不足以蔽風雨而延賓客也，於是易新今名而完壯之。又作詩其上，以賦其事。豐人嘉誦而喜傳者，方領曳裾之外，閨門稚子、林野匹夫同之。於戲，何其聲譽之琅琅也！

粵三十餘年，單父馬公以世胄之賢，爲令是縣，愛其陂池游衍，魚鳥出沒，有江湖之態，芰荷菱芡，有清適之境，佳木秀竹，有山林之氣，又嘉公能寫詠其事而傳遺後人也，於是迭出新意，以賡和之。言約而義豐，辭勻而意遠，不戾於古，不愧於今，信乎與作者同風也。

豐人安公之政而嘉公之詠，樂與二公之詩俱傳不朽，故特鏤於石，以久歲月，而且屬雲序之，於是遂書云。清光緒二十年刊本《豐縣志》卷一二。

《長松長老顯禪師語錄》序

蘇元老

頃歲吾蜀佛教，惟講席律壇之爲尚，蓋人自以爲無等等法矣，而未始知有祖道之高。晚得真覺勝禪師自黃蘗歸，闡化於成都昭覺寺。初會《易》之廣大變動、周流六虛者，又圓道之微妙混成、先天地生者，遂言曰：“吾之法，函蓋乾坤不爲大，消殞虛空不爲難，當體見成，隨用立具。”于時西南縉素之士驟聞之，率多聽

熒，瞪瞠不入，久之各慙然爲問，曰：“異哉，此故吾家物也！胡歷劫遺之，乃今獲之？”莫不失喜落涕，恨遭遇之晚。

勝禪師既歿，紹禪師繼之，其法猶勝禪師也，而化度之衆加多焉。紹禪師既沒，顯禪師繼之，其法猶紹禪師也，而緣合之法加盛焉。前住長松，今住保福，其皈依之侶未可計，而濟拔之功未有艾也。時會下高弟有法安者，盡能記禪師兩地爲人言句，錄而刊之，離爲二通。其保福之語，則平等居士已爲冠篇矣；而長松之錄，猥委元老承之。

嗚呼！釋迦別傳，迦葉親授，西天祖師之所護念，中華耆宿之所承襲，邈哉遐矣，不圖今日及吾身親見之。然以吾觀於禪師，微言奧句，關鍵幽密，假令盡合天下禪眼微睇窺之^{〔一〕}，吾知其不得髣髴，直羞澁匍匐歸耳。顧某何敢妄談，聊舉其脩，以曉吾黨新發意者，斬與之交臂作舞，同趣師門云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蜀中廣記》卷九五。

〔一〕“盡”字原在“眼”字上，據《宋代蜀文輯存》卷三五改。

《丞相魏公譚訓》序

蘇象先

象先自少不離祖父之側。元祐丙寅，祖父爲天官尚書，居西岡楊崇訓之故第。祖父以南軒爲書室，設大案，列書史於前，又置小案於椅間，俾象先侍坐。每至夜分，退而記平日教誨之言，作《談訓》百餘事。後三年，祖父執政，無復曩時閒暇。又十有二年，捐館於潤。

又十有九年，象先在鎮江卧病，閱五年，當靖康元年，偶記舊稿，而散失脫落，尚多遺逸，因廣而續之，凡三百餘篇，分爲十卷，以見一日未常忘祖訓，而諄諄之誨，不可無傳也。四部叢刊三編本《丞相魏公譚訓》卷一。

《邦典》序

鄒浩

真淡翁，隱者也。少舉進士，有能賦聲。已而用其伯父質肅公之薦仕州縣。一日不合意，莞然笑曰：“道其在是乎？”拂衣以歸，遂閉關于漢水之上，殆二十年。

元祐八年冬，予以教官至襄陽，求見翁。翁弗予拒也，而登其堂，造其室，親炙其言行，而知其心。蓋嘗論辯至於經史百氏之書，從橫稽據，如出乎其時而目睹其事，如即乎其人而躬受其旨，未嘗不覲然驚，喟然嘆，以翁爲邈不可際也。其後集《論語》《春秋》者分爲二卷，合四十四篇，且以六典治邦國之義名之曰《邦典》。顧自《三傳》以來，相踵而私其見者多矣。獨於衆言殽亂之中，取《周官》而折衷焉，以暢孔子不說之意，如執規矩以驗方圓，如引繩墨以分曲直，雖三尺童子亦舉知其可信不疑。

嗚呼！《春秋》，日月也，傳注者食之，不有人焉祛陰陽之慝而還其光明，則偃偃於世者孰待而成功乎！翁之有功於經，可謂至矣。覽者以天默而成之之心觀其默而成之之說，則《邦典》之奧當自得之。姑掇其大概，并翁之所以出處者發其端云。

翁唐氏，名旼，字潛亨，號真淡翁。紹聖四年月日序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七。

《論語解義》序

鄒 浩

聖人，體道者也。其發越以撫世，則所以益無疆者皆見之行事；其韜晦以就間，則所以規不朽者惟載之空言。載之空言固不如見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，然而諱窮久矣而不免，求通久矣而不得，道固無積，而時命礙之，則雖欲無言，而言終不廢，豈其得已哉！

《論語》之作，有由然矣。所謂析理而使昧者之必達謂之論，所以應問而使叩者之必受謂之語。是書也，後世豪傑之士隨繩望表以自立言者猶能探蹟索隱，中倫合度，凡學者虛心焉；況本出於聖人者，此傳所以莫大於《論語》也。

且以六經之言，孰不出於聖人乎，然而其於《易》也，因伏羲之卦、文王之爻而繫之以辭而已。其於《詩》《書》也，因衆多之辭、帝王之跡而刪之以趨全而已。其於《春秋》也，因紀實之信史而修之以示褒貶而已。其於《禮》《樂》也，因固有之情文而正之以教中和而已。要之雖皆出於聖人，而非純乎聖人之言者也。純乎聖人之言，意其為《論語》乎！

夫以《論語》為純乎聖人之言，而二三子之言亦錯雜其間，如之何？曰：冶金為鍾，掞革為鼓，聲固藏其中矣，不考則不鳴也。聖人曷嘗先聲以邀彼之我應哉，亦隨所考而已矣。然則不有二三子之言，何以見純乎聖人之言也？是故達其所謂“五十而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”之類，則《易》之道得矣。達其所謂《詩》可以興、觀、群、怨之類，則《詩》之道得矣。以至《書》也，《春秋》也，《禮》《樂》也，苟悟其一言，未有不冰解凍釋以詣於道者。從是觀之，其書雖簡，其所該則詳；其言雖近，其所根則遠。非自覃思而精之，豈能抽其緒以瑩晦焉。

顧浩蹇淺，何足以與此，姑薦所聞，與有志於道者講之而已矣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七。

《孟子解義》序

鄒 浩

孔子沒，世衰道喪，百有餘歲，以及孟子之時，其害尤甚。以湯、武為弑君，以周公為未智，以匡章為不孝，以仲子為廉士。非特此也，不動心如告子，猶外義而莫悟；事豪傑如陳相，猶倍師而自若；則道之不明可知矣。以利國為先務，以殃民為可為，以戰必克為良臣，以逢君惡為無罪。非特此也，可與有為如齊宣王者^{〔一〕}，其所問惟桓文之事；可與有言如公孫丑者，其所冀惟管晏之功；則道之不行可知矣。

孟子於此時，上下無知而信之者，操不售之具，以周游其間，不少貶焉，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？其道則自古以固存而孔子之所傳者也。

孔子之於道，不得已而載之，後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？然而有目同視而所見者近，有耳同聽而所聞者淺，有心同思而所得者他而不正，則爭以自取勝，而大道斯為天下裂矣。然則孔子之後，能紹其傳者，孟子一人而已矣。與太和為一而充塞於兩間，上足以配道，下足以配義，其所養之氣有如此者。由父子之仁而極於天道，由可欲之善而極於神，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。於《詩》則以意逆，於《書》則取二三策，其通經有如此者。敷陳於齊宣、梁惠之前，訓告於萬章、樂克之徒，曲而中，多而類，其出言有如此者。見與不見皆

不以人枉己，受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，其制行有如此者。以其所養之氣，發其所造之妙，無施而不可，則其爲通經也，出言也，制行也，皆餘事耳。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，而“舍我其誰”之志終不獲伸，是以其功止於距楊、墨以承三聖而已矣。

雖然，使楊、墨之道息，孔子之道著，天下後世咸知父子有仁，君臣有義，不淪胥而爲禽獸，則其志雖不伸於當時，固已伸於後世矣。以道論功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！其後名世之士，有出於漢而能知之者，莫如揚子，故論其道則曰“不異”，論其功則曰“擴如”。有出於唐而能知之者，莫如韓子，故論其道則曰“醇乎醇”，論其功則曰“不在禹下”。非苟知之也。竊自比焉，則庶幾孟子之道；攘斥佛老，則庶幾孟子之功。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見也，有所庶幾且無與並，況孟子乎？故韓子曰：“學者必謹於其所道，求觀聖人之道，必自《孟子》始。”

浩嘗聞之於師曰：“誦《孟子》之書非難，深明其意之所在爲難；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，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爲難。昔孔子之門人，如仲弓之有聞於仁，則請事斯語；如子張之有聞於行，則必書諸紳。今《孟子》七篇之所載，非直孔子答問之際一二言耳，學者或尚愧于仲弓、子張之賢，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，其可忽乎？”浩不敏，敬受此言久矣，願與諸君子共之，勿徒誦其書、明其意，資以爲速化之術而已也。

顏淵曰：“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爲者亦若是。”嗚呼，豈獨顏淵之於舜爲然哉！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七。

〔一〕與：原作“以”，據明成化六年鄒量刻本改。

《懷恩錄》序

鄒 浩

余以元豐五年進士賜第，獲綴仕版，自惟其分，未嘗求薦於人，然所至薦者輒倍同列。既無德行、文學、政事之實，又無家世、朋友、氣力之助，其取而論之，使名聲品秩因以遭遇於時，宜必有誤其知者而不可知也。

夫惟公心直道，爲天子求賢能以輔太平之治，固不以此爲私恩。然恩之所被，自非兼忘天下之人，則豈不知所懷哉？

客謂信陵君曰：“人有德於公子，公子不可忘也。公子有德於人，願公子忘之也。”余嘗三覆斯言，夙夜黽勉，思有以稱其萬一。又慮歲月浸久，或失其詳，於是集薦詞而編次之，謂之《懷恩錄》。蓋非特自懷其恩而已，又將使子子孫孫懷之而不忘也。懷之而不忘，則見其子孫如見其父祖焉。《詩》不云乎：“無言不讎，無德不報。”蓋必如是，而後庶幾可以無愧云。

崇寧五年四月一日序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七。

《易解》序

鄒 浩

余元祐中爲太學博士，講《易》，講未終編，俄以罪去。然《易》之大旨，蓋嘗潛心矣。

後十年，崇寧二年，竄處昭州，因以循省餘隙，北面於《易》而承教焉。始也恍若三聖親以指授，然而猶有《易》也。中也卦爻象數，一念冰釋，然而猶有《易》也。終也在天而天，在地而地，在人而人，在物而物，不知何者非《易》邪，不知何者是《易》邪。索之而不得也，簡之而不得也，然則昔之作《易》者其誰乎？今之學《易》者其誰乎？不知誰之所以誰者又其誰乎？不得已而喙鳴焉，蓋作《易》者以憂患興，而學《易》者以憂患入也。作《易》者以憂患興，經著之矣；學《易》者以憂患入，未有過於孔子者。故曰：“吾再逐於魯，伐木於宋，削跡於衛，窮於商周，圍於陳蔡之間，親戚益疏^{〔一〕}，徒友益散，其所以韋編三絕，是乃《易》之所不得遯也。五十而學《易》，有《易》可學也。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^{〔二〕}，則不可爲典要，惟變所適矣。”孔子，《易》也；《易》，孔子也。孔子與《易》，雖大智迷矣。

予未得爲孔子徒者也，然自元祐以來，黜於襄州，竄於新州，又竄於永州、昭州，親老不得養，兄弟妻子離散，舉天下言罪戾者必歸焉。行年四十有五，又適近於孔子言“加我數年”之時也。孔子於是時前言學《易》，予以是時願學焉。幸而得之以進乎學，則所謂可以無大過者，尚竊庶幾焉不瞠若乎其後也。

莊子曰：“果有言邪？其未嘗有言邪？”予既以夫未嘗有言者容聲於筆端矣，於是又爲之序以冠之，以概見秋毫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七。

〔一〕疏：原作“衰”，據明成化六年鄒量刻本改。

〔二〕矩：原作“距”，據明成化六年鄒量刻本改。

《繫辭》序

鄒 浩

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者，《易》也，豈待聖人作之而後爲《易》乎？聖人取《易》於不可見聞之中，而見之於卦爻、《彖》、《象》之內，使天下後世由此入《易》焉耳，猶魚兔之筌蹄也，猶江海之舟楫也，猶諸夏之道路也，猶堂奧之門戶也。

伏羲作《易》之初，八卦而已，三畫而已。文王益之而爲六十四，重之以六爻，然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然而未有辭也，周公又即卦爻爲辭以繫焉，而孔子名之，謂之繫辭。

先儒謂文王繫卦辭，周公繫爻辭，誤矣。揚子曰：“《易》始八卦，而文王六十四，其益可知也。”又曰：“重《易》六爻，不亦淵乎？”以此推之，文王但益卦重爻，未嘗繫辭，而繫辭者，皆周公也。孔子曰：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，伏羲也。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，剛柔相推，變在其中矣，文王也。繫辭焉而命之，動在其中矣，周公也。三聖一心。”孔子之心，三聖之心也^{〔一〕}。樂天知命，又憂之大也，故又爲《彖》《象》以釋卦爻之辭，又爲《文言》以兼釋其《彖》《象》，又因卦爻、《彖》、《象》而無所不釋，以自見其意。後之君子，視其可以傳卦爻之下者既以別而傳之矣，視其不可以傳卦爻之下者則類而傳之於其後，且取孔子之名周公者名焉，亦謂之《繫辭》。其爲繫辭雖同，其所以爲繫辭則異矣。茲異也，祇其所以爲同歟。是故立象以盡意，伏羲之事也；設卦以盡情僞，文王之事也；繫辭焉以盡其言，周公之事也；變而通之以盡利，鼓之舞之以盡神，則孔子與焉。至孔子而所以盡利，所以盡神於是乎盡矣。

孔子嘗曰：“智者觀其彖辭，則思過半矣。”觀《彖》而已，未及《象》也，而思已過半，況并《繫辭》觀之乎？雖然，不能自師其誠心，不足以觀《繫辭》；不能觀《繫辭》，不足以觀《易》。《易》乎《易》乎，捨《繫辭》而《易》者，豈無其人乎，吾未之見也，試妄言之，以議其將來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七。

[一]之：原作“一”，據明成化六年鄒量刻本改。

《潁川詩集》叙

鄒 浩

故人蘇世美佐潁川幕府既閱歲，余始承乏泮宮，與世美皆江都尉田承君友。承君知其為僚於此也，書來告曰：“韓城，吾里也。崔德符、陳叔易，天下士也。東南豪英森森，號為儒海。吾嘗默求二子比者，殆不與耳目接，子其親炙之。”

叔易方杜門著書，不外交，德符久之始幡然命駕。時裴仲孺、胥述之里居舊矣，文行籍籍在人口，亦喜德符為我輩來也，而與盟焉。叔易雖未及致，而併得二士，又過望。非公家事挽人，則深衣藜杖，還相賓主，間或浮清瀝、款招提，談經議史，揖古人於千百歲之上，有物感之，情與言會，落於毫楮，先後倡酬，以是彌年裕如也。

世美秩滿且行矣，用劉、白故事，哀所謂倡酬者，與眾自為之者，與非同盟而嘗與同盟倡酬者，共得若干篇，名之曰《潁川集》。

《傳》不云乎？“詩以道志。”觀春秋時，其君臣朝聘必賦詩，一切用古語。然識者聽之，且前判其治亂禍福不繆，況誠動於中而形於外者邪！是集也，可以觀二三子之志矣。

世美屬余為之序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七。

括蒼先生《易傳》叙

鄒 浩

《易》之旨不明於世久矣，神宗皇帝以道蒞天下，於是造士以經，表通經者講於太學，以訓迪四方。時陸公佃《詩》、孫公諤《書》、葉公濤《周禮》、周公常《禮記》，而先生專以《易》授，諸公咸推先焉。

先生蓋王文公門人之高弟也，三聖之所秘，文公既已發之於前；文公之所略，先生又復申之於後；始而詳說之，終以反說約。故自熙寧以來，凡學《易》者靡不以先生為宗師，因以取上科，躋顯仕，為從官，為執政，被明天子所眷遇，而功名動一時者踵相躡而起，至於今不絕也。先生之於斯文，豈曰小補之哉！

某獲從先生游，二十餘年矣。始見之廣陵，乃先生廢黜之後也。聽其言而觀其貌，未嘗戚然，猶在太學也。中見之京師，乃先生復用之初也。聽其言而觀其貌，未嘗欣然，猶在廣陵也。晚見之西垣，又見之東省，又見之中臺，先生之所以出入進退，固已數數然矣，恬不以為欣戚，亦無異於前日也。

頃聞其歿，初無甚苦，一旦正坐，若隱几然而逝矣。莊子曰：“死生無變於己，而況利害之端乎。”然則先生之於《易》，非徒言之，躬行之矣。是以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，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，使人擬議，以成其變化，亦《易》而已。後之學者果忘言而忘象，雖捐書可也。若猶篤志於韋編，則先生之說方且與《易》皆行而不朽，亦何待於序乎！姑以夫可以容聲者塞其子見屬之意云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八。

《顰音集》序

鄒 浩

道鄉居士以道自持久矣，一旦超超乎萬物之表，不知規矩準繩之果吾法邪，非吾法邪；不知身體髮膚之果吾形邪，非吾形邪；故人歌亦歌，人笑亦笑，求其所以爲此者而弗得也。

嘗試妄論之，所謂橫心之所念，橫口之所言，不知彼我之是非利害者歟！所謂喙鳴合，與天地爲合者歟！

妄論之矣，又妄錄之，而妄名之，謂之《顰音集》，且以待夫同乎妄者妄歌妄笑云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八。

《慶禪師語錄》叙

鄒 浩

禪師昭慶示寂既二十年，門人德岑乃以語錄屬予曰：“吾師出世，自高郵之乾明至揚州之建隆，凡三作持。自熙寧之癸丑至元祐之己巳，凡十七年，其語蓋不可勝錄。今所存者止此，亦足以行諸方而導後學。世之公卿、大夫、士即丈室而親炙之者多矣，如高郵孫莘老、秦少游，括蒼龔深之，會稽陸農師，金華俞秀老，尤其顯者。今皆亡矣。爲之序者，非子其誰？”

曰：“予頃教授揚學，獲從禪師游，每見爲儒者說儒，爲佛者說佛，爲老者說老，以至天文地理之占候，百工衆技之製作，靡不隨其人而應焉，如千水月，如萬竅風，嘗試以精粗期之而了不可得。豈所謂橫口之所言，不知彼我之是非利害者歟！豈所謂喙鳴合與天地爲合者歟！蓋惟忘言乃能得之，雖無此錄可也，而況序乎！”

岑笑曰：“子其爲之。”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八。

《宗禪師後錄》叙

鄒 浩

昔黃龍南禪師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一時學者翕然宗之。初如易親，久輒難契，諸方號爲黃龍關。

然則在所印可之人，其人斯可知矣。若建隆慶老、保寧璣老，則予之所嘗見者也；若廬山總老、晦堂心老，則予之所嘗聞者也。

聞見之所不及，每以訪於開士，而石塔老康遠爲予言法宗者^{〔一〕}，亦南禪師之子也，建隆諸老一等人也。因以其門人之意，出《乾元後錄》，求予叙。嘗試閱之而要其至，果真語乎？果實語乎？果如語乎？果不誑語而不異語乎？予皆不得而知也，姑取其可以容聲者爲信心之前導云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八。

〔一〕言：原作“亦”，據明成化六年鄒量刻本改。

《璣禪師語錄》序

鄒 浩

天下大禪圓璣，透黃龍關，縱獅子吼，不離當處，坐斷十方。胡來漢來，自隨鏡現；休去歇去，未免冰消。有時打鼓升堂，聊且逢場作戲。彼心有眼，正眼奚彰；惟眼無心，真心獨契。過此以往，孰得而名。

長老正捐，乃師嫡嗣，知予頃歲，一宿圓通，謂非偶然，勤以序請。事不獲已，序如此云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八。

《德瀾禪師語錄》序

鄒 浩

有大空谷，捷出萬響，洪纖美惡，高下疾徐，一一與聲，等無差別。方寂方應，何所從來；方應方寂，何所至去。一切佛祖，語亦如是。若作義見，非第一義。

德瀾長老，住在高臺。四面皆山，不知幾谷。即衆谷響，同作一音，普聞十方，隨類解說。諸具眼者，當自知之。如或不然，是何等語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八。

《印禪師語錄》序

鄒 浩

雪竇古道場，住持多名人，莫盛於明覺禪師重顯之時。四方衲子，爭走席下，如佛出現，因以得法甚衆。顯傳天衣義懷，懷傳淨慈宗本。

本之所傳，不知其幾，而四明慧印實爲嫡嗣。嗣法以來，五遷大刹，蓋嘗即明覺之丈室而居焉。光續祖燈，紹隆勝會，縱無礙辯，談不二門。有時截斷衆流，莫測其所以異；有時隨波逐浪，莫測其所以同。聲聲妙在於機先，聞聞迴超於言外。非昔雪竇，是昔雪竇；是今雪竇，非今雪竇。泯然三世，悉歸一印。印乎印乎，文彩已彰，不可得而掩也，覽者得之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八。

《燈禪師語錄》叙

鄒 浩

余頃在中陶，嘗與李濤師淵論當世之名僧。師淵語余曰：“吾所見祖印者，有道者也。蚤以機緣爲世導師，晚乃退居都城之等覺。望其容貌，如秋際木；聽其辯說，如夜半潮。始竊以爲未始出吾宗，而終也如一葦杭大海，惕惕環視，莫見畔岸。”

後數年，復遇師淵於都城，問其所謂祖印者而將訪焉，則曰寂滅久矣。出其所集語錄二卷示余，余然後知師淵異時之言尚其可以言者。師淵喜余不親炙而契也，曰：“爲之序，以發其端，可乎？”

余以謂聚塊積塵，本無取捨；雞鳴犬吠，元自分明。猥於其間，指以示人，師已不得爲無過者矣，其徒善義又從而錄之，師淵又從而鏤板以傳布之，余又從而爲之叙以冠之，是蛇足也，惡乎可？雖然，以此爲不可，以此爲不可亦不可，論其可不可亦不可。

師名智燈，婺州金華人，道吾法真之子，臨濟之孫，祖印蓋其師號云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八。

《方廣譽老語錄》序

鄒 浩

湖南善知識曰從譽，嗣福嚴奉老子，住方廣聖道場，其骨從蓮峰孤高，其氣徹靈源清潤。金燈現處，普然無盡之燈；仙磬鳴時，不繫有心之磬。阿羅漢既已避席，諸鬼神自然運糧。大丞相曾公閱人多矣，許以爲道友，孰能先焉。李習之親訪藥山，豈惟忘勢；裴公美久延黃蘗，端爲明心。傳播諸方，輝映前古。

伊予南竄，以至北歸，初見師於華光，不可得而親也。旋見師於明水，又可得而疏乎？超越見聞，靡容擬議。其徒乃集師緒語，屬予冠文。聊追空谷之音，繪以捕風之手。直須一千里外不得錯舉，何待三十年後此話大行。清道光十三年鄒氏留餘堂刊本《道鄉先生文集》卷二八。

《程因百詩》序

李 鷹

河內從事程因謂友人李鷹曰：“吾將見子之先生翰林眉山公焉，吾作詩百首以爲贊。非慕其勢也，乃慕其德也；非欲求援也，將以求教也。子以爲如何？”

某曰：“子之慕異乎人之贊，子之贊異乎人之贊，子之求異乎人之求。惟我先生自布衣以至於今，其正直之風，忠義之節，德行之實，文章之望，凜然著於四朝，藹然聞於四海，外薄裔夷，下逮奴隸，其稍有知者，咸敬其名，戴其德，固有年矣。然士大夫忌其賢而恥其不若，輒沮而毀之者，亦非一日，而吾鄉二三友人抑有甚焉。觀其學與才非可與先生並馳也，德與行非可與先生同科也，望與名非可與先生相上下，功與實非可與先生相優劣，而乃相爲比周，輒分朋黨，其不度德、不量力，正如螳螂之拒輪，蚍蜉之撼樹，曾何所傷，而妄毀譽，紛紛盈耳，亦可惑衆。苟其所養不厚，所守不固者，其心腹腎腸往往隨朋搖奪，鮮不疑其所依矣。今吾子乃能尊德通道，不流不倚，吾知其明足以辨道原，其勇足以闢鄉訕。而又研精極慮，作是百詩，不爲權倖之禽犢，而專以爲我先生之贊，其誠與勤，皆以至矣。又不願爲富貴之媒，而願爲賢人之徒，則又可賢也。某故曰：子之慕異乎人之慕，子之贊異乎人之贊，子之求異乎人之求。”

謹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濟南集》卷六。

《南山十詠》序

陳 祐

涇陽郡山水於五嶺爲勝概，郡齋而南幾千步，於一郡復秀絕，秀之中，鳴絃峰稱最。其盤青峭壁，排虛

而起，下壓巨江，上摩層霄，周視崢嶸，森如導衛。世傳大舜南狩，援琴於茲，因而名焉。故於其南建亭曰薰風亭，下則有涵暉谷、凌烟嶂，並載圖牒。近歲又遷立先師之廟，居於其址，像殿齋廬之外，復立二亭、一閣、一堂、一院，以爲學者講習宴息之所。其爽塏幽致，則控帶巖壑，輶映雲霞，縱妙極毫素，未能圖寫其仿佛，矧蕪詞蔓語，一聯一詠，而欲模狀之哉！是以文於石，題於板，前後鱗次，中的者益寡，惟今古渤海舍人篆勒廟垣有“江聲寫洙泗，山色似龜蒙”之句，比興切至，得風雅深旨，其餘衆作，則若九牛在目，不遇庖刃也。

主上應元符之歲，仲湛以佐著作局來守是郡，郡僻事簡，間得與僚友遊賞其下。既而歎曰：“物之奮奇蓄異，雖在朝市，不遇知音者，則必與夫碌碌同棄，況其遐遠者乎！”暇日，因用古體賦成十章，刻之石壁，庶以洩茲山之久憤，且使觀之詠之者，識桑林之音耳。

宋元符四年吉旦，朝奉郎、秘書丞、知軍政兼管内勸農事、武威尉劉仲湛述^{〔一〕}。中華書局縮印本《古今圖書集成》職方典卷一三二〇。

〔一〕“宋元符”句以下原無，據清雍正《廣東通志》卷五九補。

《麻衣道者正易心法》序

李 潜

麻衣道者義皇氏《正易心法》，頃得之廬山一異人。或云許堅。或有疑而問者，余應之云：

何疑之有，顧其議論可也。昔黃帝《素問》，孔子《易大傳》，世尚有疑之。嘗曰：世固有能作《素問》者乎？固有能作《易大傳》者乎？雖非本真，亦黃帝、孔子之徒也。余於《正易心法》，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？雖非麻衣，是乃麻衣之徒也。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？一滴真金，源流天造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翩然於義皇，心地馳騁，實物外真僊之書也。讀來十年方悟，浸漬觸類，以知《易》道之大如是也，得其人當與共之。

崇寧三年三月九日，廬峰隱者李潜幾道書。津逮秘書本《麻衣道者正易心法》。

《產育寶慶集》序

李師聖

余收《產論》二十一篇，議論精確，無所不究。蓋國醫博士，極方書所得之妙，惜乎有其說而無其方。

郭君稽中爲時良醫，尤長於治產，故其切脉用藥屢獲奇效。一日，願以所收家方附於諸論之末，遂爲完一真集益濟衆之異書也。古人謂人子而不學醫者爲不孝，則有方論而不傳於世者，其可謂之仁哉！

大觀三年九月五日，濮陽李師聖序^{〔一〕}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產育寶慶方》。

〔一〕“大觀三年”至“濮陽”原無，據《產乳備要》卷四補。

《孫公談圃》序

劉延世

紹聖之改元也，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，相望而錯趾，惟閩郡獨孫公一人，遷于臨汀。四年夏五月，單車而至，屏處林谷，幅巾杖屨，往來乎精藍幽塢之間。其後避謗，杜門不出。余時侍親守官長汀縣，竊從公游，聞公言皆可以為後世法，亦足以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。於是退而筆之，集為三卷，命曰《孫公談圃》。

公狀貌奇特，眉目孤聳，望之凜然可畏。元祐時歷三院，遷左史，入中書為舍人，危言讜論，內外憚之。已而忤時宰意，以集賢殿脩撰留守南都，後遷天章閣待制。其謫官也，自南都為歸州，遂以散秩謫臨汀。

公在汀二年，竟以疾終。明年歲在庚辰，天子嗣位，盡還公官職，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。余辱公之知且久，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焉。公之子幼而孤，則其事久或不傳，於是詳而述之，庶幾不為負公者，非特為談圃道也。

公諱升，字君孚，高郵人。

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初四日，臨江劉延世述之引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孫公談圃》卷首。

《吳園周易解》序論 一

張 根

生生不窮，故謂之易。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蓋太易者未見氣，太初者氣之始也，太始者形之始也，太素者質之始也。氣、形、質具而未相離，曰渾淪，視之不可見，聽之不可聞，循之不可得，故曰易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吳園周易解》附錄。

《吳園周易解》序論 二

張 根

聖人取夫陰陽變化之理，而寓之卦，以著吉凶、悔吝、利害、成敗之說，雖非道之妙，而所以微顯闡幽，為教之法，舍是則亦不可得而見矣。

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，易不可見，則乾坤或幾乎息矣。此言陰陽之理待易而後明，易亦待陰陽而後顯也。君子所以修身為家、為國、為天下，得是而窮之，知夫變化之所自，然後趣時乘理，應對酬酢，無所凝滯。人苟不明乎此，是未免乎膠柱調瑟、刻舟求劍之比也。

易之為名為義，可不察哉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吳園周易解》附錄。

《吳園周易解》序論 三

張 根

爲天下、國家、與夫修身，皆人事也。其吉凶、悔吝、利害、成敗何與乎陰陽之說，而聖人取是以明之何也？

曰：修身也，齊家也，治國也，平天下也。其事不一，其時不齊，所謂吉凶、悔吝、利害、成敗，不可以偏舉，而又不可以概論，則將示訓于天下，備垂教于後世，無定法而可乎？雖不可無定法，而萬事萬物之變，今昔異宜，一日萬幾，禍福倚伏，又不可以言盡，此聖人所以體夫天地萬物之象，推剛柔變化之說，而寓其意于爻，以示吉凶、悔吝、利害、成敗之大法，使天下後世可攷焉。中才學之，可以守身，可以有家，可以持國，可以保天下；智者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故曰：《易》者，象也。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

又曰：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，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乎？曰：聖人立象以盡意，而終之以變，而通之以盡利，鼓之舞之以盡神，此《易》之爲道，所以唯變所適，而異乎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不可爲典要，非中人以上，焉足以與此。

嗚呼！學《易》而不知通變之義，不盡鼓舞之能，是所謂膠柱而調瑟、刻舟而求劍，豈知夫《易》之所以爲《易》者哉！故曰《易》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，此黃帝、堯、舜所以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者也。

三代之書，或曰《連山》，或曰《歸藏》，或曰《周易》，而《易》之名莫之或改，豈非變通之義不可易歟？由是觀之，《易》之爲教也，象而已矣。而所以爲教，在意不在象，舍象則無以見意，此八卦所以爲《易》之本，而三代同之也。

昔虞翻好《易》，遇飲三之夢而不得其說，猥曰《易》道在天，三爻足之矣。豈真知《易》者哉？管公明有云：“善《易》者不論《易》。”可謂知言矣。惜乎其效止于占相，而未能闡聖人之闡奧，是以君子不多焉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吳園周易解》附錄。

《吳園周易解》序論 四

張 根

《易》者，象也，則無適而非象。今獨以八卦爲《易》之本，豈非天下之象備于此歟？曰：然。《易》不云乎？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。”

然則《易》之象，八卦而已，而曰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何？曰：此先儒所以紛紛而莫之或一也。攷諸聖人之辭，而觀其立言之序，其得失可見矣。其曰：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。繼之《繫辭》焉，所以告也。則所謂四象者，卦、爻之謂爾。果以爲卦、爻，則非生八卦之四象可知矣。非生八卦之四象，則非金、木、水、火與七、九、六、八之數，又可知矣。既曰《易》有四象，則《易》中之象焉；果《易》中之象，則非蓍龜、河圖之類可知矣。有四象然後《繫辭》焉以告，則非所謂得失、憂虞、進退、晝夜之象，又可知矣。

然則果何爲而四耶？曰：亦索諸卦、爻而已。奇耦之畫一也，八卦二也，六十四卦三也，三百八十四爻四也。有奇耦之畫然後八卦成，八卦成然後六十四卦立，六十四卦立然後三百八十四爻顯，《易》之象于是乎備矣。奇耦者，陰陽之象也；八卦者，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也；六十四卦者，天下至賾之象也；三百八十

四爻者，天下至動之象也。陰陽之變而至于天下之至動，則所謂為天下、國家與夫修身，吉凶、悔吝、成敗、利害之理具矣，聖人之意于是盡矣，《易》之為教，于是宜矣。故曰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，不其然乎！

然則聖人以此繼夫天生神物，與夫河圖、洛書之後，豈無意耶？曰：惡得無意。此意所以明作《易》取象垂教之所由也，豈苟然哉！蓋生覆者天之職，形載者地之職，教化者聖人之職。萬物失其理，則天地之過也；萬民失其性，則誰之過歟？故聖人效天地變化，而欲作為書以示教，以為言不切則不能動人，故又取則蓍龜，而告人以吉凶禍福之理。然言不能盡意也，故又法天之垂象，使其如日月星辰爛然，人皆觀而自得焉。然天下之象衆矣，悉備之則不勝其煩，而特言之則又恐不足以盡意，故又法河圖、洛書之文而畫卦，于是四象立而吉凶之理著矣。四象者所以法圖、書之文，而象日月之著也，《繫辭》焉所以則神物之告人也，定吉凶所以效天地之變化既成萬物也，故曰《易》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業。所謂大業者，是聖人變通鼓舞以盡《易》之妙，效天地變化之極致也。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，變通莫大乎四時，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貴，備物致用、立用成器以為天下利，莫大乎人，探賈索隱、鉤深致遠莫大乎蓍龜。此言聖人據崇高之勢，而能法象則效，成器致用，利天下以盡變通鼓舞之事業也。若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則取諸離下，結繩而為網罟之類，作為耒耜、衣裳、舟楫、弓矢、臼杵之器。

雖然，苟有其位而無其德，雖欲有為，不能也；苟有其德而無其位，雖欲有為，不可也。故古之帝王多矣，而能通其變、神而化之者幾何耶！仲尼以大聖之才，不得紹三王之業也。然聖人之心曷嘗一日而忘天下哉，故歷聘七十二君，無所用，老矣，退而修《易》，作《繫辭》焉，然後《易》道彰明無餘蘊矣。此其功所以與伏羲、文王同，而其澤百世不斬也。是以言崇高、富貴必繼之以聖人，而論蓍龜之功，獨在聖人之後也。

然則不及圖、書何耶？曰：首言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則圖、書之功見矣。此聖人立言之深旨，不可不攷也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吳園周易解》附錄。

《吳園周易解》序論 五

張 根

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而圖、書之功著，則八卦果圖、書之成法，而四象果金、木、水、火與六、七、八、九之數歟？

曰：若是，則伏羲不足謂之聖，而五行先于天地也。蓋伏羲之作《易》也，深探陰陽之本，而究太極、兩儀、四象之旨矣，而未得所以顯之之方，俯仰以觀，遠近以取，盡類天下之象矣，而未得所以類之之體。于是則圖、書之文，有奇耦相生之義，而作畫卦之法焉，然後神明之德可以通，而萬物之情有以類。故曰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，言揲其大法，以為卦、爻云爾。所謂金、木、水、火之象，與夫六、九、七、八之數，皆後儒之妄也。

然則所謂兩儀、四象果何物耶？曰：《易》變為一，是謂太極，此道之所以包括天地、五行之樞要，而氣之母也。一氣初判，陰陽始分，輕清者上浮，重濁者下聚，故謂之二氣。二氣不交，變化不成，一騰一降，或左或右，更進迭退，斯有老少，故謂之象。儀者陰陽之體，而象者陰陽之用也。此天地、五行所資以生化萬物而不窮者也。是謂神明之德，此八卦之所由別也。

然兩儀、四象，其數六矣，而卦八皆成于三者何也？豈非所謂三極之象歟？曰：《易》固備三才之道矣，然方畫卦之始，取則于陰陽之道未興也；及夫三畫既列，然後人道存乎其中爾。

取則于陰陽，而獨以三何也？曰：經不云乎？“陽卦多陰，陰卦多陽。”其故何也？陽卦奇，陰卦耦，蓋

陰陽不並立，剛柔不並行，獨立亦不能以自生，獨行亦不能以自成，是故二儀以爲主，四象以爲輔，合而爲乾坤，布而爲六子。乾也者，純乎陽者也；坤也者，純乎陰者也。陽用事則爲《艮》、爲《震》、爲《坎》，陰用事則爲《巽》、爲《離》、爲《兌》，此《乾》《坎》《艮》《震》所以處乎東北也，而《坤》《兌》《巽》《離》所以處乎東南也，各從其類也。

然則八卦皆始于一，立于兩，而成于三，此三才之象所以形乎。聖人必言于重卦後者，蓋《易》至于重卦而後人道見故也。雖至于重卦而後人道見，然三畫之中，三才之道已具矣。何則？兩儀者陰陽之合，而四象者陰陽之分也。自形名以觀之，陰陽之分不同；自太極以觀之，則陰陽又合有冲氣。是故少陽者陰中之陽也，老陽者陽中之陽也；少陰者陽中之陰也，老陰者陰中之陰也，而所謂兩儀、陰陽之冲氣也。惟冲氣然後可以生萬物，此八卦所以兩儀爲主，而四象輔之而已。猶人也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然皆負陰而抱陽，冲氣以爲和。由是觀之，所謂卦皆具三才之道，豈不然乎！至于重卦然後兩儀、四象之體全，而所謂陰陽也、剛柔也、仁義也，隨所取而自足，夫是之謂三才之道備。

嗚呼！冲氣者，天地、五行之本歟！萬物之祖歟！此三才所以謂之三極，而太極所以爲三才之主也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吳園周易解》附錄。

《資治通鑑問疑》序

劉義仲

秘丞高安劉公諱恕，字道原，嘗同司馬公修《資治通鑑》，司馬公深畏愛其博學，每以所疑問焉。

秘丞公未冠登第，名動京師，文行并高，意氣偉然，以直不容於世。論次一家之書，欲爲萬世之傳，固已負其初心，而書未及成，捐棄館舍，後世又未必知秘丞公於《通鑑》嘗預有力焉也。

秘丞公有子曰義仲，傷其先人功之不彰，而幼侍疾家庭，嘗備問餘論，乃纂集其與司馬公往復相難者，作《通鑑問疑》。校刊資治通鑑全書本《資治通鑑問疑》卷首。

《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》序

郭三益

余讀漢《張良傳》，觀其受書於黄石公，不亦異哉！談笑興王，人莫及之，誠有所憑藉。然本傳謂一篇書乃《太公兵法》，今其書行於世，人皆讀之，子房所得必不止於此，余意其妙旨祕而不傳。

觀婿霍端發家世蓄其書，歷年之久，不知其所自來。林靈素見而奇之，謂陳希夷心傳之書。霍親携以示余，果奇書也，求而得之，余後持以見林靈素，以得其奧旨。頃於高麗海泛海山，險阻多矣，歷試無不獲驗，可以爲身中之寶，信乎！傳余之子孫，恨不得傳，故序以戒之。

宣和元年十一月上巳，郭三益序。正統道藏本《先天金丹大道玄奧口訣》卷末。

《西漢詔令》序

蔣 璿

文之用於世尚矣。繇三代而下，溫厚壯麗，號爲近古，宜莫如西漢，然而訓告命令之文，雜出於紀表志

傳之間，離散漫漶，卒然求之而不可得，是故學者病之。

吳郡林德祖始蒐哀會粹，離而出之，章收句采，無所遺逸，四百一章。信安程致道又從而差考比輯，類爲完書。起高祖，迄孝平，以世統年，以年統月，以月統事，其先後有倫，其始卒有序，條貫備具，上下洽通，於是二百十四年之間，漢之所以理亂崇替、興衰得失之原，灼然可考，如指諸掌，信乎有功於斯文也。先人有言，學者知讀西漢書，其爲辭章，必有可觀。余以是言，陰察天下之文士，百不失一二焉。

德祖、致道，皆有俊才，究極群書，溢於文辭。既已追古作者爲徒矣，又以其餘力繹味漢史，紬其詔令，成一家言，非深知而篤好之，疇克爾？惟漢去三代未遠，其號令文章，未必皆不合古，顧不更聖人，靡所折衷耳。昔揚子雲以爲經莫大於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，《傳》莫大於《論語》，作《法言》，今二君亦取西漢詔令，纂次成書，以續虞夏、商周五十八篇之後，是亦子雲之志也。若乃經史奧義，與所以述作之由，則二君論之詳矣，此不復云。

大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，宜興蔣階書。清道光刻本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卷一二。

《臨川集詠》序

謝 逸

山川之勝，風物之美，有目者皆可見，有口者皆可言。至于聲之筆舌，曲盡其妙，垂于後世而傳之者無窮，非工于詩者不能也。

臨川在江西雖小邦，然瀕汝水爲城，而靈谷、銅陵諸峰環列如屏障，四顧可挹。昔有王右軍、謝康樂、顏魯公之爲太守，故其俗風流儒雅，喜事而尚氣；有晏元獻、王文公之爲鄉人，故其黨樂讀書而好文詞，皆知尊禮搢紳士大夫。自古至今，遊是邦者不知其幾人矣，皆湮滅無聞，獨形于篇什者可考而知也^{〔一〕}。

郡人鄭彥國得其詩數百首，編爲五卷，名之曰《臨川集詠》。後之君子欲知此邦山川之勝、風物之美，不必登臨周覽，展卷可知也。

大觀四年九月十五日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溪堂集》卷七。

〔一〕什：原作“首”，據民國四年刊豫章叢書本改。

《圓覺經皆證論》序

謝 逸

荆國王文公常問真淨禪師曰：“諸經皆首標時處，獨《圓覺經》不然，何也？”真淨曰：“頓乘所演，直示衆生日用，日用現前，不屬古今。老僧與公同入光明藏，游戲三昧，互爲賓主，非關時處。”

又問：“《圓覺經》云‘一切衆生皆證圓覺’，而圭峰禪師易‘證’爲‘具’，謂是譯者之訛，其意是否？”真淨曰：“《圓覺經》若可易，《維摩》亦可易。《維摩經》‘豈不滅亦不滅，受蘊取證’，然則‘取證’與‘皆證’之義，亦何異哉！蓋衆生現行無明，即如來根本大智，圭峰之說非是。”文公大悅，稱賞者久之。自是真淨始有意爲《圓覺》著論，雖時時與門弟子辯說大旨，至於落筆，未遑暇也。

真淨既示寂，而法子惠洪取其師之說，潤色而成書，凡二萬餘言。逸嘗評其文，其理致高妙，造語簡遠，如晉人之工於文，生筆之徒不足多也。